

第四卷

中華史鑿

趙祿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CHINA

CHINA

中華

CHINA

史 記

CHINA

ZWJC
2003
K22
57
:2

中华史鉴

第四卷

治乱警鉴（下）

赵祿祥 主编



北京出版社



3 0743 3010 5

辽

CHINA

辽太宗治乱得失

治乱纪事

一、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辽太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二个儿子^①，他的契丹名字为尧骨，因为崇尚汉文化，又取汉名为德光，字德谨。母亲是淳钦皇后述律氏（即萧氏，萧姓世代与耶律氏通婚）。他生于唐天复二年（902）。据说他年长后，面貌严肃庄重，一副很有城府的样子。年纪很轻便参与军国大事，辽太祖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耶律德光一奶同胞兄弟三人，他的上面是哥哥耶律倍，下面是弟弟李胡。耶律倍的契丹名字为图欲，聪敏好学。而李胡则勇悍多力，性情残酷，“小怒辄黥人面，或投水火中”。阿保机曾经在夜间观察三人的睡姿，他发现李胡缩项而卧，于是说道：“是必在诸子下。”阿保机曾对三人评价说：“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②太后在三个人中最喜欢幼子李胡。

神册元年（916）春天，耶律阿保机立耶律倍为太子。耶律倍自幼喜欢读书，用兵打仗非其所长，而在那时，阿保机正在南征北讨，几乎年年出兵，因此，他急需一个最亲近的人作自己的助手，而耶律德光在很小的时候便随他四出征战，在战争中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于是，他在天赞元年（922）授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令其统帅六军南下夺取土地。次年，德光便攻克平州（今河北卢龙），俘获汉将赵思温、张崇。回朝后又攻破箭筈山胡逊奚人，奚人诸部全部投降。此后复以兵攻掠镇、定等州，所至皆坚壁不敢战。军至幽州（今北京市），符存审在州南拒战，德光纵兵出击，大败符存审，生擒其裨将裴信等数十人。南征回兵之后，又跟随太祖攻破于厥里等部族，平定河壖的党项族，再克山西等地，占领回鹘族的单于城。复挥师东向，讨平达卢古部。数年间，在数万里的广大地区东征西讨，所向皆捷。

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故去，由皇后述律氏代理政事，凡军国大事皆由其做主。述律后摄政近一年之久，才准备交出权力。她之所以迟迟不立新

^① 辽朝曾数易其名，先后称契丹、辽等国号，为统一起见，本文一律以“辽”称之，后不附注。

^② 《辽史》卷72《耶律李胡传》。

帝，有其不可明言的原因。在名义上，耶律倍为太子，按道理应册立为帝。可是，从阿保机生前对诸子的态度来看，比较偏爱德光。有几件事可以看出这种倾向。一是在天赞元年（922）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二是在天显元年，攻克渤海国之后，留耶律倍为东丹国人皇王，镇守渤海。当时太祖对他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话虽如此，但太祖把他留下，表面上是对他信任，实际上已有与耶律德光分治东西之意。耶律倍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就号泣而出。而述律后似乎更加喜欢德光，在心里非常想立德光为帝。但是，耶律倍在太祖生前已被立为太子，太祖临死前也没有留下以德光为帝的遗嘱，因而她也不敢轻易就废长立次。所以，她就一直拖着，整整拖了一年也不立新帝。耶律倍是个极聪敏的人，对述律后的意图非常清楚，他虽然心有不甘，但是，太祖在生前已把兵权交给德光，再加上述律后的势力，决非他所能匹敌。对他来说，此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亲自把帝位让给德光。这样，不仅得让贤之名，又免去一场纷争。他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公卿重臣说：“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①遂与群臣向述律后请求把皇位让给弟弟耶律德光。述律后早就等他这句话，非常高兴，很快便让德光即位为帝。耶律德光登基不久，群臣便上尊号为嗣圣皇帝，因他死后庙号为太宗，所以后代习惯称其为辽太宗。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耶律德光作皇帝对刚刚建立的契丹王朝并未产生多少不良影响，可以说，他的即位比耶律倍为帝对契丹王朝的发展更为有利。因为从性格上看，耶律倍较为柔弱；从军事能力上讲，耶律德光常年指挥打仗，经验丰富，而这时正是契丹国向外扩张的时期，很需要有军事经验的人主持全局。但是，因为这次皇位的交接，对太宗之后的契丹政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契丹王朝前期因皇位交替引起的内部纷争影响极大。对此，以后的篇章还会提到，因为篇幅关系，此处不再详述。

耶律倍虽然把皇位让给了耶律德光，并没有得到德光的回报，引来的却是怀疑和猜忌。德光虽然表面上对他很尊重，但却在暗地里逐渐削弱他的地位。耶律德光即位仅三年，便趁耶律倍人在都城的时候，升东平（今辽宁辽阳）为南京，令耶律倍迁居于此，名之为提高人皇王的地位，实际上是把东丹国完全置于中央朝廷的控制之下。又置卫士暗中窥察他的动静。耶律倍回到东丹国之后，心中忧郁，命王继远撰写《建南京碑》，建书楼于西宫，终日作诗饮酒，不理政事。后唐明宗听说契丹皇族内部不和，遣人跨海带着他的书信密召耶律倍，耶律倍为其所动，遂以到海上游玩为名，作出走的准备。后来，后唐使者再至，耶律倍谓左右臣僚说：“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他在海中立木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②于是带着宠姬高美人，载书浮海出走后唐。

二、智取燕云十六州

辽朝自从太祖立国，真正大发展时期是在太宗为帝的二十年。尤其是在得到燕、云十六州以后，即占据了可以俯瞰中原的有利地形，又能够取得丰富的粮食和大笔财赋。

^{①②} 《辽史》卷72《耶律倍传》。

更重要的是，占领燕、云，使契丹民族更快更好地接受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也使契丹统治者学到了汉族统治者先进的治国经验，从而奠定了大辽王朝二百余年的基业。

辽朝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燕、云等十六州之地，完全是因为利用了汉民族的内部矛盾。当时正是汉族内部纷争不断，社会动乱不已的时期，而辽太宗则抓住这个机会，在汉民族中本来就矛盾难分难解的时候，又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矛盾，然后从中渔利。

在辽王朝兴起的时候，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辽太宗即位时，中原地区的北方，是在后唐的统治之下。在辽太宗即位的前一年，后唐的重要将领李嗣源在乱兵之中夺得帝位。与五代时期的其他皇帝比起来，后唐明宗李嗣源（一名李亶）可以说是比较开明的一位。他在位的八年，战争较少，赋役较轻，社会也还算安定。人民在长期的动乱之中，获得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

尽管中原地区比较安定，辽帝国仍然想方设法利用中原地区的矛盾。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献定州归辽，以求援兵。后唐派大军讨伐王都，王都派人向辽太宗乞援。辽朝君臣认为这是利用中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大好时机，遂命奚人秃里铁刺前往救援。四月，铁刺败后唐将领王晏球于定州。不久，后唐便派大军包围了定州，铁刺请辽太宗派兵增援，太宗复命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刺前往。但是，这次出兵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数月之后，定州便被后唐所破，铁刺战死，涅里衮、查刺等数十人被俘。对这次失败，辽太宗非常后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下令厚厚赏赐战死将校家属。

辽太宗不甘心失败，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又决定亲自率兵讨伐后唐。后唐政权为了缓和矛盾，派遣使者前来修好，辽太宗拿不定主意，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大臣们都说：“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①辽太宗也认识到此时的后唐已不同以往，不是武力所能够征服的，于是接受大臣们的意见，班师回兵。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后唐政权比较稳定，辽王朝无机可乘，只好把精力放在蚕食周边地区。天显四年（929）冬十月，以云中（今山西大同）附近的郡县宋归附辽朝，辽太宗大阅六军，并诏令其弟李胡进兵云中夺取未归附的郡县。十一月，在出兵之前祭告天地，并命大内惕隐祭太祖神灵。次年春天，李胡便攻取了寰州（今山西朔县西北）。

辽朝一直在等待机会介入中原事务，等了几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后唐王朝在明宗去世之后，内部发生了皇位之争。明宗亲子李从厚继位为帝，使李从厚与李嗣源养子李从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李从珂自幼与养父李嗣源一起南征北讨，战功卓著，李嗣源在位时，他已经手握重兵。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李从珂受到猜疑，由凤翔调河东，不听诏，致使矛盾公开化。后唐闵帝（李从厚）应顺元年（934），李从珂起兵打败李从厚，即位为帝。辽朝君臣认为这是一个奉天行讨的好机会，准备趁机南下，以取渔人之利。就连逃到后唐的耶律倍也觉得机会难得，从后唐写信劝辽太宗出兵。八月，辽太宗亲自率兵南下。攻占了河阴（今山西应县南）、灵丘、阳城及洹只城等地。由于暂时没有多少间隙可乘，在夺取数城之后，太宗下令退兵，继续等待更好的机会。

^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李从珂的即位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后唐王朝的内部矛盾，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不久，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便起兵反对李从珂。李从珂发兵征讨，石敬瑭派遣使者赵莹通过辽朝的西南路招讨使卢不姑向辽朝请求救援。辽太宗很机敏地意识到这是个上好时机，下定决心再度南下。于是向太后请示说：“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正在这时，石敬瑭又派遣桑维翰来告急，辽太宗遂许发兵。八月，辽太宗派遣萧辖里向石敬瑭通报出兵日期。几天之后，便亲自率兵南下增援石敬瑭。九月，入雁门（今山西代县），至忻州（今山西忻县），祭祀天地。辽军很快便兵抵太原城下。辽太宗派遣使者告谕石敬瑭说：“朕兴师远来，当即与卿破贼。”^①后唐将领高行周、符彦卿领兵拒战，另外两个将领张敬达、杨光远则列阵于城西。辽兵设伏隔断高行周、符彦卿，使后唐军队首尾不相救。张敬达、杨光远大败，丢弃甲仗如山，战死数万人。张敬达退保晋安寨。石敬瑭解围，率官属来见，辽太宗执手抚慰。辽兵包围晋安，分遣精兵控其要害，以绝后唐援兵之路。李从珂派遣赵延寿领兵二万屯团柏谷，范延广率兵二万屯辽州，幽州帅赵德均率部下一万余人由上党靠拢赵延寿，准备合兵进击。当后唐诸将得知辽兵破张敬达等人，已控制住各个要地之后，皆逗留不进。李从珂亲自率精锐骑兵三万人出兵河阳，但是，他已感觉到无力救援，心情忧郁，每天只知酣饮悲歌。

辽太宗在救出石敬瑭之后，毫不客气地以主人自居。为了显示自己的主人地位，在这一年的十月，册封石敬瑭为晋王。当他亲临其它的时候，石敬瑭和妻子李氏为了表示感激之情，率亲属捧觞上寿。不久，辽太宗召石敬瑭至行营，从容地对他说：“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②石敬瑭听后，非常高兴。辽太宗遂命有司在晋阳（即太原）设坛，备礼册命。十一月，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

后唐将领张敬达率兵坚守晋安寨八十余日，内外隔绝，军储殆尽，甚至濯马粪、木屑喂马，战马饥饿得互相咬马尾；战士饥不可奈，只好以死马肉充饥。杨光远等人见支撑不住，劝张敬达出降，张敬达说：“吾有死而已。尔欲降，宁斩吾首以降。”不久，杨光远、安审琦便杀张敬达投降了。辽太宗听说张敬达至死不变，非常钦佩，对左右说：“凡为人臣，当如此也！”^③下令以礼埋葬。所降军士及五千匹战马都赐给了石敬瑭。后唐将领赵德钧等得知晋安寨已失，诸路皆退，辽太宗下诏连夜发兵追击。赵德钧等军皆投戈弃甲，自相蹂践，挤下川谷者不可胜数。辽太宗命皇太子率兵据守各处险要，围追残兵，收降后唐残兵数万人。赵德钧、赵延寿父子见大势已去，乃率众投降。经过晋安寨之败，后唐的主力几乎被消灭殆尽。辽朝君臣见大局已定，决定班师归国。石敬瑭准备到洛阳去作皇帝，前来辞行，辽太宗与石敬瑭宴饮。酒至半酣，二人执手相约为父子。36岁的耶律德光为父，44岁的石敬瑭为子。年少者为父，年长者为子，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闻。耶律德光为表“父爱”，送给石敬瑭白貂裘一件、厩马二十四、战马一千二百匹，并命令迪里毕率五千名骑兵送石敬瑭到洛阳。临别，对石敬瑭说：

^{①③} 《辽史》卷3《太宗纪上》。

^② 《旧五代史》卷75《晋书一》，《高祖纪一》。

“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①李从珂走投无路，召耶律倍同死，耶律倍不从，李从珂便派人将他处死了，然后举族自焚而死。石敬瑭坐稳了江山，命宠臣桑维翰作文，称颂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功德。

为了对“父皇”的册立之恩表示感谢，石敬瑭于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十一月，派遣使臣赵莹把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属河北）、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妫（今北京延庆西南）、儒（今北京延庆）、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应县西南）、蔚（今河北蔚县）十六州并图籍献给辽朝。

得到十六州之地后，辽太宗大喜，诏令以皇都为上京，为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以原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由于新得到大片汉人居住的土地，需要用汉人的方法治理国家，辽太宗下令对官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取得幽、云等十六州之地，对于大辽王朝而言，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辽朝虽然曾出兵南下，但实际上并没有打过几次大仗，用辽太宗自己的话说，是“一战而胜”。仅仅一次战役便得到了十六州的大片土地，这正是辽君臣“观衅而动”战略的成果，说穿了，不过是坐收渔人之利。取得幽、云地区，从长远来看，还不仅仅是一块土地的得失，而是关系到塞北民族与中原政权实力优劣的转换。燕山地区山川秀丽，土地肥沃，它的南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契丹骑兵可以毫无阻拦地一直奔驰到黄河岸边。从此以后，辽朝不仅取得了丰厚的财赋，还在它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中占尽了优势。而对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幽、云，也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片秀丽的山川，而是失去了一个免受侵扰的天然屏障。从此，中原政权不但常受契丹铁骑的侵扰，而且在战争中处处被动，再也未能得到战争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汉民族一直把为了当皇帝而引狼入室的石敬瑭称作民族罪人。

三、灭后晋

后晋皇帝石敬瑭用幽、云十六州之地换取了大辽王朝的支持，并依靠契丹人的力量登上皇位。为了报答辽王朝的恩德，他从即位一直到去世，都对辽王朝毕恭毕敬，在礼节上从来不敢稍有怠慢。辽王朝的大小节日，他都要派使臣祝贺，向辽太宗和述律后问安，给辽朝的岁币也都按期如数送上。石敬瑭小心谨慎，辽王朝也把后晋作为自己的藩辅看待，约束将士，不许南下侵扰。因此，在这一时期，晋、辽的关系还算融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冲突。

但是，双方这种主仆之间的融洽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943）死去，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为帝。石重贵不愿像伯父那样屈辱地作藩国皇帝，石敬瑭刚刚去世，他便想改变对辽朝的隶属关系。这一年七月，后晋派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到辽朝廷，对辽太宗派使者吊唁表示感谢，但是在

^① 《辽史》卷3《太宗纪上》。

国书中不像先前那样称“子”称“臣”，而是只称“孙”，不称“臣”。辽派遣客省使乔荣责让后晋，后晋大臣景延广回答说：“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①乔荣还朝后，将景延广的话原原本本向辽太宗作了汇报，辽太宗听了汇报，非常不高兴，遂产生南伐之意。但他并没有马上动怒，在表面上仍然装得若无其事，还是很有礼节地派遣使者祝贺石重贵即位为帝。

时过不久，辽太宗便于会同六年十二月抵达南京（即原幽州，今北京），商议南下讨伐后晋之事。随后即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率兵分道向沧、恒、易、定等州进发，大军继之。辽军进展顺利，次年正月，赵延寿、赵延昭所率前锋五万骑便兵抵任丘（今属河北）。安端则入雁门，包围忻、代二州。赵延寿包围贝州（今河北冀县南），军校邵琦开南门接应辽兵入城，后晋太守吴峦投井自杀。辽军占领贝州。为了表彰赵延寿的功绩，也为了使他进一步为辽王朝效力，辽太宗授其为魏、博等州节度使，封魏王。辽兵很快便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晋将张彦泽拒战。后晋派遣使臣修好，太宗诏令后晋割让河北诸州，并派遣桑维翰、景延广前来议和。

辽朝一边与后晋议和，一边加紧进兵。二月，辽兵攻博州（今山东济南西），后晋刺史周儒出城投降。后晋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暗中引导辽军自马家口渡河。晋将景延广命部将石斌驻守马家口抵抗。不久，周儒引辽将麻答在黄河东岸扎营，进攻郛州，与杨光远相呼应。后晋朝廷为解救郛州，派遣李守贞、皇甫遇、梁汉璋、薛怀让率兵万人，沿着黄河水陆并进。辽军将后晋军队包围于戚城，晋帝石重贵亲自率兵救援，辽军不敌，解围而去。李守贞等至马家口，麻答派步兵万人构筑营垒，骑兵万人驻守于外，其余的军队则驻屯河西。辽军将士尚未渡完，后晋军队乘机发动进攻，辽军失利。

辽军屡战不利，赵延寿向辽太宗建议：“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怯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澶渊，据其桥梁，晋必可取。”^②这个建议为太宗采纳。太宗命赵延寿、延昭率数万名骑兵从右边对晋将高行周发动进攻，辽太宗则亲自以精兵出其左。战至傍晚，辽太宗复命精锐骑兵冲击后晋中军，晋军不敌。正在这时，辽军的探子说东面的晋军人数少，沿河的城栅也不坚固。太宗令精兵急击东边的晋军，晋军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惊惶失措，大败而逃。辽军纵兵追击，杀得晋军大败。得胜之后，辽太宗留赵延昭驻守贝州，将所俘的人户皆迁徙于辽国内地，然后返回南京。这一阶段的辽晋之战，以辽军大获全胜而结束，双方的大战也暂告一段落。辽太宗会同八年（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正月，辽军复分兵进攻后晋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邯郸东北）、磁（今河北磁县）三州，后晋兵卒和百姓被杀掠殆尽。辽军入鄆都（今河北大名）境内。后晋派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兵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阳水之南列阵。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亦率一千骑兵来窥看辽军。二月，辽军包围魏州，而晋将杜重威、李守贞则攻辽泰州（今河北易县）。

这时，赵延寿的一个部下投降晋军，报告说：“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报，汉军大下，收却泰州，寻下令诸部，令辎重入塞，轻骑却回。戎王亲率五万余骑，来势极盛，明日前锋必至，请为之备。”杜重威、李守贞谋议：“我师粮运不继，深入贼疆，而

^{①②} 《辽史》卷3《太宗纪上》。

逢大敌，亡之道也。不如退还泰州，观其兵势强弱而御之。”晋军将士都同意二人的意见。遂决定退兵，当天便回到满城，几日之后，至泰州。辽军前锋很快杀到。晋大军离开泰州再次南逃，辽军则踵随其后。当晋兵退至阳城（今河北保定南），辽军骑兵如墙而至，晋步军列成方阵抵御，双方展开一场大战，未分胜负，各自收兵。杜重威召集诸将商议说：“戎首自来，实为勍敌，若不血战，吾辈何以求免。”众将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次日，晋军排成队列而行，辽军又冲上前来厮杀，杀声震天，晋军且战且走，才行十余里，军中已经人困马乏。走到白团卫村，辽军稍退，晋军赶紧安营扎寨，但是已经是人马俱渴，遂在营中掘井取水，此地土质松软，刚挖到水，水井便坍塌了，晋军士兵只好取泥水绞汁而饮。此时，辽军的包围圈已越来越小，将晋军营垒围得水泄不通。这一天，东北风刮得特别猛，飞沙走石，尘土飞扬，树木折断，辽太宗坐在车中对部众说：“汉军尽来，只有此耳，今日并可生擒，然后平定天下。”令将士下马拔掉晋军设下的鹿角。辽军向晋军营中放箭，飞矢像雨一样密集。此时杜重威等仍不下令出击，晋军士兵大呼：“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虚死！”^①诸将也请求出击，杜重威却说：“俟风势稍慢，观其进退。”李守贞大声说：“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黑风之内，莫测多少，若俟风止，我辈无噍类矣。”说完便呼喊诸军齐力出击，张彦泽、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骑兵奋力向辽军冲去，这时，风越刮越猛，滚滚黄沙遮天蔽日，辽军不知风中隐藏多少晋军，遂大败。当时晋军步骑齐进，追袭二十余里。辽太宗坐在车中，没料到辽军会遭到失败，吓得仓皇而逃，车子跑了十余里，晋军越追越近，幸好遇到一头骆驼，才得以乘上逃走。到了阳城城东，辽军才稍稍得到喘息，排成队列。晋军派骑兵乘胜追击，辽军急忙渡河而去。晋军见辽军已渡河退去，也收兵回营了。晋军回到大营，诸将商议对策，李守贞对诸将说：“今日危急极矣，幸诸军奋命，吾事获济。两日以来，人马渴乏，今吃水之后，脚重难行，速宜收军定州，保全而还，上策也。”^②杜重威等接受他的建议，下令退兵。辽太宗逃到南京，下令对战斗不力者各处杖刑数百。

辽太宗此次出征，以彻底失败而结束，此后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未敢再度南下。经过这次失败，辽太宗虽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动第二次大的进攻，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已经被吓住了。事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报这一箭之仇，从这次失败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积蓄力量，为发动更大的进攻作准备。

这一次，辽太宗采取了引诱后晋军队上钩的策略。前一年，后晋皇帝石重贵到黄河一线巡视，曾派遣边将送信给驻在幽州的辽将赵延寿，劝他归降。赵延寿不久给后晋回了一封信，一味敷衍，而没有归降之意。这一年三月，后晋又派遣邺都留守杜重威写信给赵延寿，说明石重贵的意图，以厚利相引诱，并派赵延寿原来的部将瀛洲军将赵行实带着石重贵的书信前往，信中列举了给赵延寿的好处。七月，赵行实从幽州归来，他带回了赵延寿的复信，信中说：“久隐边廷，愿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即拔身南去。”言辞极为恳切，后晋朝廷欣然相信了他的话，再度派遣赵行实回幽州与赵延寿商议大军接应之事。九月，辽瀛洲刺史刘延祚又写信给晋乐寿将军王峦，愿献上瀛洲（今河北河间），归顺后晋，并且说城中的契丹军不满千人，请后晋朝廷发兵袭取，他自己则作为

^{①②} 《旧五代史》卷83《晋书九》，《少帝纪第三》。



内应。还说：“今秋苦雨，川泽涨溢，自瓦桥以北，水势无际。戎王已归本国，若闻南夏有变，地远阻水，虽欲奔命，无能及也。”^①王峦相信了他的话，向石重贵密奏，详述瀛、莫两州可取的情况。实际上，赵延寿和刘延祚的请降，都是辽太宗的计谋，其目的就是引后晋上钩，然后，辽军再相机而动。而后晋朝廷却对二人的诈降信之不疑，以为辽朝在上次大败之后，已没有能力再度南下，因而在没有搞清情况的时候，便轻易决定出动大军北上接应，并想趁机袭取瀛、莫二州。

开运三年（辽会同九年，947）十月，后晋以鄆都留守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郢州节度使李守贞为兵马都监，兖州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徐州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滑州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贝州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阵使，前知邓州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率领大军北上。

几乎与此同时，辽太宗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也决定再度挥师南下。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已下诏征发诸道兵马，同时下令，有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处。随后便下诏亲自南伐，并于九月在渔阳西枣林淀大阅兵马。赵延寿与晋将张彦泽战于定州，首战告捷。

杜重威、李守贞、梁汉璋等人率后晋大军从鄆都北上，行至瀛洲城下，与辽南院大王迪辇、将军高模翰相遇，大败，梁汉璋战死。杜重威得到梁汉璋战死的消息，急令收兵退却，退至武强，与从镇州（今河北正定）来的张彦泽相遇。张彦泽力言辽兵可破，杜重威遂下令西趋镇州。辽兵随后赶到，将晋军团团围住。辽太宗派遣精兵切断河桥，晋兵只好退保武强。杜重威、张彦泽引兵据守中渡桥，赵延寿率步兵向晋军发起攻击，高彦温率骑兵乘机掩杀，晋军大败。杜重威、张彦泽等退保中渡寨。晋义武军节度使李殷以城降辽。辽军进兵，夹滹沱河札下营寨，与晋军据守的中渡寨只有三里，遂分兵将中渡寨包围。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辽将领、大内惕隐耶律朔骨里及赵延寿分兵围守中渡寨，辽太宗则亲自率骑兵连夜渡河，迂回到晋军背后，攻下栾城，收降晋军骑兵数千。

杜重威虽然以贵戚为大将，但他生性怯懦，临阵惧敌，不敢应战。上一次能够战胜辽军，完全是依赖李守贞等将领和广大将士同仇敌忾，奋勇冲杀，才得以取胜。他手下的偏裨将校，大多为节度使，只知道对他奉承迎合，根本不愿打仗。杜重威与属下将士终日饮酒作乐，很少谈论军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向杜重威及李守贞献计说：“今大军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积薪布土其上，桥可立成。密约城中举火相应，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表里合势，虏必遁逃。”^②诸将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只有杜重威一人不同意，他为了把李谷支开，派其南下至怀、孟等州督办军粮。

辽军包围晋军之后，以大军与晋军正面对垒，而暗中派遣将领萧翰、通事刘重进率数百名骑兵，西出晋军之后，断晋军的粮道及其归路。采樵晋军遇到他们，多为所掠；逃回来的人皆称辽军兵强马壮，晋军将士听后非常惶恐。萧翰等人至栾城，城中有后晋

^① 《旧五代史》卷84《晋书十》，《少帝纪第四》。
^② 《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

戍兵千余人，尚没有察觉他们已经来到，仓皇中狼狈投降。辽军俘获后晋军民，皆在脸上刻字曰：“奉敕不杀”，然后放走南归；后晋运粮的车夫在路上遇见这些人，都吓得弃车逃跑了。

这时，后晋朝廷对前方的军情仍一无所知。十二月，李谷向石重贵写了一封密奏，派遣军将关勋骑快马送到后晋朝廷。这封密奏详细报告了前方大军的危急之势，并请求石重贵亲临滑州，派遣高行周、符彦卿随皇帝扈从出征，同时奏请发兵守卫澶州（今河南安阳东南）、河阳（治孟州，今河南孟县），以防辽军冲过黄河。在关勋前来的这一天上午，石重贵才得知杜重威大军驻屯在中渡寨；傍晚，关勋来到，向石重贵详细报告了前方的情况。不久，杜重威派随从张祚等人向晋朝廷告急，石重贵这时已无兵可派，只好令几百名禁军前往，同时下诏调发河北及滑、孟、泽、潞等州刍粮五十万送到杜重威大营；催督非常急迫，征调官所到之处，人情鼎沸。张祚在返回的路上，被辽军俘获。从此后，后晋朝廷便与前方大军失去了联系。

在得到李谷的报告之后，后晋朝野上下一片恐慌，谁也提不出好的计策。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皇帝；石重贵当时正在苑中调鹰，拒而不见。桑维翰又求执政大臣向皇帝进言，执政大臣也不以为然。桑维翰退下，对亲信说：“晋不血食矣！”^①

后晋大军被辽军团团围住，杜重威等人只知怨天尤人，毫无破敌之法。将士们战不能战，冲又冲不出，士气极为低落。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向杜重威建议说：“今大军去桓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两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②杜重威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心中却极不情愿。王清与宋彦筠领兵出战，将士们奋勇争先。辽军派兵前来厮杀，被击退。诸将请杜重威派大军增援，杜重威不许。宋彦筠战败退出战场，王清单独率兵力战，与辽军互有杀伤。他屡次派人向杜重威请求援兵，杜重威竟然不派一骑助战。王清对部众说：“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众将士深受感动，没有一个人后退，战至日暮，仍苦斗不息。辽军不断派兵支援，王清的属下则越来越少，最后全部战死了。此战之后，晋军士气更加低落。

在辽军的包围之下，晋军内外断绝，军粮将尽。杜重威与李守贞、宋彦筠准备投降，杜重威暗中派遣心腹到辽军牙帐邀求重赏。辽太宗知道时机已到，对杜重威的使者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辽太宗不过是以厚利引诱杜重威，而杜重威却当真了，非常高兴，遂决计投降。他让甲士埋伏在帐后，然后召集诸将前来，拿出早已写好的降表让他们署名。诸将看到降表，非常惊愕，但是看到帐后甲士云集，没有人再敢反对，只好唯唯听命。杜重威派遣部下阉门使高勋到辽军大帐请降，辽太宗赐诏抚慰，收下降表。当日，杜重威命将士们出阵，士卒以为要出战了，皆踊跃争先。而杜重威这时却对他们说：“今食尽途穷，当与汝曹共求生计。”说完，便命将士们脱下盔甲，放下武器。士兵们听说要投降，皆失声恸哭，声振原野。杜重威、李守贞等人为了开脱责任，在众人中扬言说：“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于己。”晋军将士听到此语，无不痛心切齿。辽太宗为了抚慰降军将士，派遣赵延寿身穿

^{①②} 《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



赭袍（王者之服）至营，对后晋将士说：“彼皆汝物也。”^① 杜重威以下，皆于赵延寿马前迎拜；赵延寿当着其他投降官兵的面，亲手把赭袍穿在杜重威身上，他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做戏给后晋将士们看。为了安定降卒之心，辽太宗诏令以杜重威为守太傅、邺都留守，李守贞为司徒、天平军节度使。

为了报答辽太宗的恩德，杜重威又引辽兵至恒州城下，招降了守城的顺国节度使王周。

辽太宗将投降的晋军分出一半交给赵延寿，另一半仍由杜重威等指挥。辽军引兵从邢、相二州南下，杜重威率降兵从行。辽太宗派遣张彦泽率二千名骑兵先取大梁，安抚后晋吏民。张彦泽倍道疾驰，连夜渡过白马津。后晋皇帝石重贵听说杜重威等人已经投降辽军，又听说张彦泽已至滑州，急召大臣李崧、冯玉、李彦韬入宫计事，准备诏令刘知远发兵入援。第二天黎明，张彦泽已从封丘门斩关而入，李彦韬率五百名禁兵阻拦，根本不起作用。张彦泽驻兵于明德门外，大梁城中一片惶恐。

石重贵得知张彦泽已经入城，不甘受辱，命人在宫中燃起大火，并亲自用剑驱赶后宫嫔妃十余人跳到火中，他自己也准备赴火而死，被亲军将领薛超抱住。正在这时，张彦泽派人送来了辽太宗慰抚石重贵和太后的信，言辞甚为温和，并保证不会太为难后晋宗室。石重贵知道自己能够保住性命，再也不想自杀了，于是命人灭火，并下令大开宫城各门。石重贵坐在后苑之中，与后妃们相聚而泣，一边哭，一边令翰林学士范质草拟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感，运至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

随从张彦泽入汴的辽军监军傅住儿入城宣辽太宗之命，石重贵脱去黄袍，身穿素衫，再拜受宣，左右臣下皆掩面而泣。石重贵派使者召张彦泽入宫，准备和他商量些事情。张彦泽避而不见，对使者说：“臣无面目见陛下。”石重贵再次派人请他，他却微笑不应。

在后晋投降之后，有人劝桑维翰逃走。桑维翰说：“吾大臣，逃将安之！”张彦泽假传石重贵之命召桑维翰，张彦泽曾因罪受贬，是桑维翰向石重贵请求，才使他复职。如今，张彦泽见到桑维翰却非常没有礼貌。桑维翰责备他说：“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乃负恩至此！”^②说得张彦泽无言以对，只好令人将桑维翰看住。

张彦泽本是无耻小人，他仰仗辽兵的势力，在汴梁城中胡作非为，放纵士兵在城中大掠，一些不法之徒乘机抢劫，他们明火执仗，闯人家杀人越货，二日方止，汴梁城为之一空。张彦泽所居之处，抢来的东西堆积如山，他自以为对辽国有大功，昼夜饮酒作乐，出入的随从常有数百人。他还令人在旗帜上写“赤心为主”四字，看见的人无不耻笑。军士把人抓来，张彦泽不问犯的什么罪，只是瞪着眼睛竖起三根手指，下面的人便将人拉出去砍了。

张彦泽下令将石重贵迁于开封府，不许停留片刻，宫中男女失声恸哭。石重贵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出宫，只有宫女、宦官十余人步行随从。石重贵准备带着内库的金银珠

^{①②} 《资治通鉴》卷285《后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

宝一起走。张彦泽派人传话来说：“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石重贵只好如数送回，并分出一部分送张彦泽，张彦泽选择一些珍贵之物留下，而把其余的封存起来等待辽太宗前来。张彦泽又派遣控鹤指挥使李荣带兵看住石重贵，使其内外不能沟通消息。石重贵的姑姑乌氏公主贿赂守门士兵，才得入内与石重贵诀别，回到府第便自缢而死了。石重贵和太后上辽太宗的表章，都要先拿给张彦泽看，然后才敢送出去。

有个名叫冯玉的无耻小人，拼命讨好张彦泽，请求让他去送传国玉玺，以便趁后晋亡国之机，得到辽太宗的赏识，能够混个一官半职。

石重贵的妃子楚国夫人丁氏，是石延煦的母亲，生得美丽。张彦泽派人前来索取，太后不愿让儿媳受辱，迟迟没有送出；张彦泽亲自登门诟骂之后，强抢而去。

这一天晚上，张彦泽又令人杀死了桑维翰。派人告诉辽太宗说是自杀。辽太宗听到后非常惊讶，对左右说：“吾无意杀维翰，何为如是！”遂命厚厚地安抚其家属。

张彦泽与阁门使高勋不和，因而借着醉酒闯到高勋的家里，杀害了高勋的叔叔和弟弟，并把他们的尸体扔到门外。后来，辽兵抵达汴京北郊，高勋向辽太宗诉冤，当时，太宗对张彦泽在汴京的剽掠行为早有所闻，非常气愤，遂下令将其逮捕，将他的罪恶公布于众，还征求百官意见说：“彦泽之罪，合诛与否？”^①百官连名上书说张彦泽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也争相递上状子，控诉张彦泽之罪。太宗为了平息众怒，下令将张彦泽弃市，并令高勋监刑。高勋令人将其手腕砍断，脱出枷锁，然后行刑。高勋又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后晋百姓早已对张彦泽的行为恨之人骨，他的尸体被扔到街上示众，官民皆争食其肉。

晋将高行周、符彦卿皆到辽太宗牙帐请降。辽太宗曾在阳城之战中为符彦卿所败，这时当面质问符彦卿。符彦卿毫无惧色地说道：“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辽太宗笑了笑把他放了。

辽太宗又给石重贵写了封手诏，派遣解里对石重贵说：“孙勿忧，必使汝有噉饭之所。”^②石重贵的心这时才真正安定下来，连忙上表谢恩。

辽太宗进入汴京，后晋文武百官素服纱帽，在郊外迎接，俯伏待罪。辽太宗英雄志满，着貂帽，穿貂裘，驻马高阜，命众人起来，予以抚慰说：“其主负恩，其臣何罪。”^③他命百官奉职如故，朝廷仪制并用汉礼。几天后，太宗下令处死卖父求荣的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贬降石重贵为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癸巳，以张礪为平章政事，晋降臣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派遣赵莹、冯玉、李彦韬率三百名骑兵送负义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宝等于黄龙府安置。允许带宫女五十人、内宦三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四人、庖丁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三人、健卒十人随从。

二月，耶律德光下诏建国号为大辽，大赦天下，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将士封爵赏赐不等。

① 《旧五代史》卷98《张彦泽传》。

② 以上引自《资治通鉴》卷285《谷晋纪六》，齐王开运三年。

③ 《辽史》卷4《太宗纪下》。